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二十九、鳴鑄渡流星 天外長虹飛劍氣

難得遇到這樣盛況，本來就想快樂一個通宵，忽又來了幾個奇俠異人，為首諸俠這樣興高采烈，越發不願散去，推出幾位長老去向婁、秦諸俠商說，玩到天明再睡。公明笑說：「強敵當前，日內還要與遠客接風，慶賀公遐、公亮兩弟訂婚喜事，大家睡眠不足，萬一有事難免精力不濟。好在來日方長，我這幾位老友暫時都不會走，秋收事完有的是遊樂日子，何必這樣流連忘返！」

侯元笑道：「我說婁老大就是這樣膽小，巴家莊區區幾個鼠輩狗男女，何值放在心上！聽說村中父老弟兄終年勤於耕作，難得遇到這樣好的秋月佳景，方才你們曾說賊黨不曾到齊，明夜又是劉賊生日，賊巢正在大放花燈；我們這裡虛實強弱他尚不知，老賊婆病還未好。這幾日內就是鼠輩膽大包天，也不會來此多事。即使有賊來此擾鬧，憑我們弟兄幾個也能代主人打發回去，何必多慮。」

公明笑道：「我說侯老三行事欠通。我一點沒有說錯，自來安不忘危，就算賊黨怕我，不敢來此窺探，我們村人一向勤儉樸實，風俗良美，像這類奇巧奢侈的花燈從未見過。我因伊萌費了許多事，冒著危險，孤身一人深入虎穴將牠盜來，不願辜負他的美意。心想已成之局，這類東西除供一時賞玩全無用處，不點也是糟蹋，大家又如此高興，隨口答應。」

「不料他們當時做製，仗著村中燈料齊備，連夜趕紮了許多，照著往年舊例，就這沿湖一些紗燈他們已極高興，今夜添了幾百盞精巧花燈，反覺不夠應用，可見人心不足，窮奢極侈沒有止境，喜逸惡勞人之常情。村中雖出產豐富，年有積蓄，此端一開，難免壞了風俗，樂不可極，重在防微杜漸，便無強仇大敵，也不宜於放縱大甚，你當我全是為了敵人太強麼？」

虎女在旁插口道：「今夜花燈果然有趣。好在天已離明不遠，我們也都未睡，何必攔他們的高興。只此一回，下不為例如何？」

公明剛含笑點頭，公亮、秦正相繼發話，命眾村人天明之後必須安眠，明夜更須早睡。

虎女最喜熱鬧，方要開口，林蓉已先笑道：「其實大哥三弟多慮。以我推測，賊黨連遭失利，派來的賊無一生還，大白日裡決不敢有什舉動，如來必在半夜。這幾日不妨以晝作夜，既可防敵，又可作樂，豈非兩便？雖然我們日夜有人分班防守，到底夜來人多要好一點。」

公遐首先附和。公亮剛說得一句：「大哥意思防敵還在其次，最重要是人的慾望無窮，恐村人習於安樂，染上驕侈之風。天明之後稍微安眠，我們便去兩山交替分段守望，賊黨來犯決不致使其深入，還是照著原樣的好。」

虎女嬌嗔道：「單你一人不肯聽我的話，你看寇兄、蓉姊多好，他們就是一條心，你老和我相左。大哥原因伊萌盜燈不易，又不願已成之物白白糟掉，難得這樣好的秋月，索性照著蓉姊所說使大家多賞玩幾夜，以後不許再製不也好麼？」

公明見二人爭論，接口笑道：「其實我們村人都明是非利害，只是大家日子過得大舒服，不可不防而已。你兩姊妹所說也頗有理，巴家莊離此六七十里山路，賊黨來此擾鬧，必在黃昏起身，三更前後趕到。他知村中人人武勇，日裡窺探與否雖不敢保，還是夜來居多。他決不料我們會以晝作夜，這樣以逸待勞，大家還可借此賞玩燈月，果是兩便。」

「不過須請村中父老弟兄、諸姊妹格外警惕，此舉一半為了對付敵人，防有勁敵能手偷越各層關口來此擾鬧，意欲以逸待勞將其除去，一半還是為了佳客登門，又有婚姻之喜，不願攔阻大家高興，格外從權，借著敵人花燈快樂上幾夜，照此耗費人力物力卻是可一而不可再。但將來年節佳時不許仿造，連方才席上傳聞，準備賀喜將要製造許多的花燈也須停止。」

「除先所說進攻賊巢的機宜原樣不變而外，由今夜起索性將日夜稍微顛倒，連賀喜接風之舉也全改在十八夜裡，過了十九敵人如無舉動，我們應辦之事已差不多。本來時機還未十分成熟，難得佳客遠來，平空添了六個好幫手，只要賊黨到齊便可發難。如非事關東西兩山土人安危禍福，必鬚髮動眾人之力量才能完滿，隨時均可出手，不必再等重陽節了。」

虎女笑對公亮道：「你看還是大哥體貼人情，不似你這樣照本畫符，只知奉命惟謹，有什么意思。」

公亮微笑未答，侯元轉臉笑道：「想不到婁老三那麼剛強的人，也有四妹這樣的管頭。」

虎女自一見面便不喜侯元叔姪那樣猴頭猴腦，又和公亮情愛極深，只管常有爭論，外人說她卻不高興，聞言裝聽不見，把頭一偏，自和女俠衛青娥說笑，也不搭理。侯元和婁氏兄弟至交，天性滑稽，說笑已慣，每一見面定必互相取笑，因見虎女天真豪爽，又知公亮未婚妻，女中英俠許多奇跡，不由生出好感，隨口說笑。

不料虎女天真，像伊萌、石野兒一個古怪刁鑽，一個天生怪相的人雖極喜歡，像侯元叔姪那樣形貌既醜、話又尖刻的人卻不投機，聞言理都未理。

林蓉謙和溫良，恐他發僵，方接口笑說：「我這四妹人是再好沒有，就是天性剛直，不善說笑。她和三弟天生佳偶，互相敬愛，又都有一身驚人本領。四妹人更靈慧，三弟有時還說她不過呢。」

侯元哈哈笑道：「蓉妹真個好人，你怕四妹不理我，我就不好意思麼，你問婁氏弟兄我臉皮有多厚就知道了。」

公明笑道：「你不用巧語遮羞。你是三弟老大哥，當著未婚姊妹言動輕浮，難怪四妹不肯理睬。誰還不知你是有名的小心眼，向例不能容物，你不過自知理屈，無法發作罷了。」

侯元把怪眼一翻，怒道：「我們不遠千里而來，老友登門，當主人的先是大模大樣，裝腔作態，如今又對我這樣怠慢，分明輕視，欺人太甚。你弟兄無非小氣，嫌我吃了一頓白食，莫非除了你們便無可擾之東不成？我侯老三出生以來不曾受人閒氣，也決不白吃人的酒食，遲早奉還。老蒲你老沒出息，只管在此吃那閒飯閒酒，我卻不受這一套，誰要攔我，他是混蛋！」

侯元越說越怒，說完，把桌一拍，離座而起，身形微扭，人便一躍八九丈，跟著接連兩縱，便由平台樓頂越過，端的疾如飛鳥，身法快極。

眾人見狀大驚，紛紛起立，回顧伊萌、石野兒方要追去，被公超攔住，笑說：「人家業已發話罵人，你們還要追去，莫非想做混蛋不成？」

虎女先聽公亮說過，知這新來六人都是成名多年的英俠，雖和侯元叔姪不大投機，卻沒料到這大火氣，想起身為公亮未婚妻子，也算主人之一，不應得罪來賓，何況對方又是婁氏弟兄多年好友，老大不是意思，心中發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林蓉人最聰明心細，先見侯元一怒而去也頗驚慌，覺著賓主多年至交，不應為此小事反目，正在留意察聽，見為首諸俠無一起立，秦真、公遐似要往追，剛同喊得一聲「侯三兄」，便被公超搖手止住。

微聞蒲蘆笑道：「侯老三多年不見，還是這樣狂怒故態。」

公超接口笑道：「我想無妨。方才我說那位老前輩他也認得，老大哥放心好了。」

小鐵猴侯紹坐在一旁聲色未動，忽然起立躬身說道：「諸位伯父叔父多飲兩杯，小姪往追家叔去了。」公超便朝侯紹耳語了幾句，侯紹連應「小姪遵命」，拿起方才放落的兵刃起身追去。公亮隨取竹吹吹了幾聲，眾村人也全歸座，不再談論。

林蓉見狀忽然醒悟，回顧虎女面有愧容，正在埋怨公亮，便湊過去悄聲說道：「四妹不必在意，這位侯三哥此行必有用意。他和大哥、三弟老友至交，怎會為此小節發怒？否則諸位兄弟怎會無一勸阻？」

衛青娥接口道：「話還難說。侯三弟雖是滑稽玩世，疾惡如仇，但他人頗小氣，一與結怨便難化解，本領又高，就是此行別有深意，將來相遇也難免要開點小玩笑。四妹以後不可與之計較就無事了。」

虎女見公亮在旁暗使眼色，也自明白過來，笑答：「我因口拙，見他說話刁巧，惟恐被他取笑，雖未理睬，並非輕視。他比我

年長，我想不致見怪。倒是天雖快亮，這裡深山之中無處安眠，新來遠客被我無心得罪，大哥，七哥又不令追，妹子無心開罪，心中不安罷了。」

公亮見愛妻那麼剛直的性格，居然說出這樣好聽的話，不禁喜道：「侯三兄和我多年至交，當年分手時節我才二十來歲，我是他的小兄弟，決不至於怪你。」

虎女嗔道：「都是你鬧的，不然怎會得罪三兄？遠客新來還沒多時便被我們得罪，就是三兄不和我一般見識，也丟人呢。」

蒲蘆接口笑道：「侯老三就是這樣猴脾氣，一向無事生風，惟恐天下不亂。四妹好人，一見即知。他是老大哥，如和未過門的弟妹鬧花巧，那成什麼人呢！」

公超笑道：「他兩叔姪都是那麼猴頭猴腦，由他去罷。東方已有明意，我們有酒量的每人再吃兩杯，各自安眠些時，養好精神，便照方才所說分頭行事吧。」

荊氏雙俠同說：「公明大哥三軍主帥，必須坐鎮，指揮全局，不可輕離根本之地。不如將人重新分配，由我弟兄帶上幾個本村能手去往中部一帶守望接應如何？」

公超笑說：「方才原因人少，惟恐來敵太強，萬一三弟他們應付不到，被他衝過，才由我和公明帶上點人輪流接應。難得蒲老大哥夫婦和二位老弟不期而至，再妙沒有。雖然地理不熟，好在本村也有好些能手同去，只請二位老弟作主便了。」

公明隨令公亮、公遐、虎女、林蓉夫妻四人埋伏兩山交界樹林之中防守；荊氏兄弟和秦氏兄弟帶了十來個本村壯士防守中部；公超師徒和蒲氏夫婦隨時分班接應。石野兒因受蕭五姑師徒救命之恩，又恐洩漏機密，被人認出，先還不願露面，因和伊萌越談越投機，再聽敵人那樣凶狂，不由激怒，人本好動，伊萌再一激將，便改了主意，也要跟去。

公明始而不許，後來一想也就答應，只囑咐二人小心，不可貪功輕敵，深入重地。分配停當，隨意吃了兩杯酒，天已亮透，客房已早命人佈置，公明發令各自安歇。陪了四位遠客去客房，安置之後也同歸臥。各處守望的人本有一定班次。

已家莊群賊雖因往探東南兩山的五個賊徒又是一去不返，又失去幾大捆紗燈，心中驚疑憤怒。一則劉賊生日，所有好幫手都是花、劉二賊引來，格外看重，老早便準備大舉慶賀，就便歡宴來賓。

內中幾個老賊看出兆頭不佳，再三勸說：「敵人虛實未知。我們雖人多勢盛，戒備周密，去的人無一生還，昨夜又被人偷去許多花燈，在未探得敵人虛實以前最好以逸待勞，不可輕舉妄動。」

巴賊也覺強敵可慮，當日又有幾個輾轉勾結來的兇人得信趕到，須要接待，本就無心他顧。蕭五姑一看天已過午，昨夜奉命探敵的五個得力門人杳無音信，情知不妙。自己病未痊癒，不宜出手，只得強忍怒火，把巴賊喊去，再三叮囑不可妄動。巴賊對女賊婆最是恭敬，越生戒心。

新來幾個極惡窮凶聽說主人吃虧，雖極忿怒，欲往一試，經過已、劉二賊力勸，過了十七再打主意，又聽說有兩個異派中能手要來，均想大樂一日夜，索性等人到齊，探明敵情，女賊婆病好起床再打一舉成功主意，於是安靜了一天。

香粟村這面沒有絲毫動靜。諸俠傍午起身，各人吃飽，奉命出動的人早準備好了應用之物，分別上路。公亮、虎女、公遐、林蓉埋伏在前，分騎兩虎往兩山交界馳去，虎行如飛，到時天才早初。

公亮見天氣尚早，正好暗向西山土人傳令，為恐敵人警覺，先將兩虎藏好，掩往土人村中一看，已是十室九空，只剩一些老弱婦女尚在苦力耕種。問知巴賊昨日發下嚴令，稍微年輕力壯一點的土人全數暫移西山境內深谷之中，並選去好些壯丁入莊服役，但又不給吃的。

入莊服役的土人還可得點殘湯剩飯，避往深谷的兩千多土人均要自備飲食。旁有惡奴分班監督，代巴賊開闢谷中道路和所設埋伏，打磨石塊，不時鞭打辱罵，所受苦痛一言難盡。四人聞言大怒，互一商計，一面暗告上人家屬，令借送糧為由，暗中通知，到時內應，裡外夾攻。

一面分出一人帶了兩虎趕回安樂洞，命當地土人將先準備的糧食暫時停送，日夜趕制各種大小鍋餅蒸饅之類乾糧，外用菜葉草汁染成青黑色，以防惡奴看破，由兩虎輪流運送，藏入山洞之中，分別接濟那些土人。到了夜裡，秦真帶了伊萌、石野兒趕來探望，問知前情，也極憤怒，商量回村去選弓箭、刀槍，暗交土人，到時應用。

伊萌笑說：「這樣做法太費事。前夜往探賊巢，無意之中發現巴賊的兵器庫，內中傢伙甚多，大可借用。否則這幾千人用的傢伙要由香粟村送來，豈不討厭？」

公亮也覺此舉費事，一個不巧還要洩漏機密，可是深入虎穴去盜兵器也非常容易。好在為時尚早，不如想好萬全之策再作打算。正告秦真等三人留意，忽聽來路身後遠遠傳來一聲獸吼，公亮、公遐聽出前遇異獸紅牯吼聲，方疑有什變故，跟著又聽紅牯吼了兩聲，聲音不高。

二虎本在運送乾糧，忽然飛馳而來，見面低吼了兩聲，便轉身蹲伏地上，似要眾人上騎。

虎女忙道：「紅牯催我們離開這裡，並命二虎來迎，必有原故。七弟可坐在你三哥身後，伊萌、野兒人均矮小，同騎寇兄身後也擠得下。等我尋到紅牯，問明之後再作打算，千萬不可輕舉妄動。」

公亮知道虎女膽勇過人，一聽紅牯吼聲，神色匆遽，料知有事，忙令伊、石二人快些騎上，到了前途再說。長幼七人分騎二虎剛剛坐定，二虎不等招呼已朝紅牯吼聲來路馳去。眾人見牠所行並非正路，上來便先繞越叢莽，躡入樹林之中，走得極快。

公亮首先警覺，笑問虎媽：「你走得這樣匆忙，莫非有什強敵要來麼？」

那虎將頭連點，越走越快，晃眼穿出樹林，順著一條斜坡馳向半山之上。

虎女笑說：「我們此來原為防備敵人越境。有了敵人反倒退避，如被越境深入豈不丟人？無奈紅牯奉命警告，不敢違背，這裡居高臨下，正看來路又有林木山石掩蔽，相隔已遠。等我將虎喚住，看看是否敵人來犯，有多厲害，紅牯這樣大驚小怪。」

公亮還未及答，石、伊二人在前也似想要察看來敵，忽同縱下，往旁邊山崖上面馳去。此時相隔山頂不過數丈之遙，公遐、林蓉在前，早就聽出身後二人談論，想要下虎觀敵。未及攔阻，人已一同縱離虎背。那山不高，上下只得三四十丈，樹木甚多，滿山秋草已漸枯黃。石、伊二人往旁縱落，二虎並未停止，仍往山頂馳去，看意思似要越山而過，跑得甚急。寇、婁等五人均料來敵決非尋常，石、伊二人全都膽大，恐其冒失犯險，正在同聲急呼：「你兩個先不要忙！」

一面打算將虎喚住時，忽見側面大樹上飛落一條黑影，石、伊二人正由樹下馳過，吃那東西一爪一個抓住，雙手平分，星丸跳擲，比飛還快，往山後一面馳去，虎女首先認出那是異獸紅牯，又見石、伊二人手舞足紮，均想拔取身後兵器。無奈二人兵器全是插向肩後，吃紅牯夾背心一把，連人帶兵器一齊抓住舉了起來，二人那大力氣竟掙不脫。

虎女忙喊：「伊萌、野兒不可亂動，此是紅牯奉命而來！」

下面山勢陡峭，又有許多灌木矮鬆，路甚險阻，二虎正順山頂往旁飛馳，待要覓路而下，身了偵，林蓉便朝來路遙望。目光到處，瞥見一支流星火花由山口外面飛起，往賊巢上空飛去，跟著便見賊巢那面也有兩支信號飛起，各帶著大串流星橫空而過。

知是巴家莊來了賊黨，巴賊業已傳令大舉出迎，忙朝公亮等三人指點招呼，二人也相繼發現。同時紅牯已到山腳，將石、伊二人相繼放落，攔住去路，不令再上。二人只一往上縱起，必被紅牯搶前擋住；再不將人抓起，朝山下拋去，二人空有一身本領，竟拿牠無可如何，氣得亂跳，說，「紅牯昨日那樣好，今日如何這樣欺人？」

野兒已將兵器拔出，想要硬衝。虎女恐有一傷，忙要趕去。二虎跑到側面大樹之下忽同停止，野兒也被伊萌拉住，和紅牯說了幾句，便各停手，一同走上。上下相隔十餘丈，也未聽清。紅牯雖未再攔，一雙怪眼卻注定在二人身上，似恐二人突然縱逃，暗中戒備神氣，知有原因。

因有強敵新由西山口趕進，巴賊已在率眾出迎，便同縱下虎背朝來路察看，下面二人一獸轉眼趕到。紅忙不等開口，先打手勢，虎女看出事關重大，不可顯露形跡，便不再多問。一面悄悄告眾人不可高聲走動，須照紅忙之意留神戒備。看完，跟到山後隱僻之處再行細問，伊萌、野兒尤其不可離開。

眾人均覺當地偏在巴家莊的東北面，地勢雖較偏僻，正對西山口賊黨來路的中間一段。公亮、秦真身邊又有望筒，賊黨往來均可望見。但是相隔頗遠，就是直接看過去，不由下面山路繞越，也有七八里，賊黨決聽不出這裡語聲。紅忙如何這樣緊張，心正奇怪。

忽又見西山口和賊巢兩面均有信號流星相繼飛起，林蓉從小生長賊巢，深知底細，忽然驚道：「來人只得兩個，巴賊為何這等重視？非但大舉出迎，還有鼓樂。巴賊從來對人無此恭敬。聽四妹說，紅忙奉了異人之命趕來警告，相隔這遠，又有沿途樹林山崖阻隔，雖有中間一段可以遙望，不用望筒也看不真切，賊黨更看不見我們，何以紅忙神氣這樣緊張？莫非那兩個異派中的兇人已趕到麼？」

話未說完，便聽莊中鼓樂之聲隱隱傳來，當地山頭離西山口較近，相隔賊巢卻遠，又有兩重山崖阻隔，遙望賊巢那面只是燈光照耀，把天映紅了一大片，彷彿莊中燈花比前夜所見還繁盛，別的卻看不出。隱聞鼓樂之聲在莊外山谷之中震動。約有頓飯光景，巴賊先後發了三次信號流星，來人尚無動靜。

虎女笑說：「西山口離賊巢共只十多里路，新來這兩賊黨真有驚人本領應該早到，如何不見？」

聽馬群大隊飛馳，踏地奔騰，順著前面那條山谷往西山谷馳去。隔不一會兒便見二三百個賊黨，多半騎了快馬，手持花燈，有的還拿了樂器，由前面山谷中部缺口馳過，遠望過去恰似一條火龍，順著谷徑蜿蜒飛馳。後面還有許多手持火把的壯漢跟蹤趕去。

眾人出時均分帶有一管竹吹，望筒只得兩個，仗著目力都好，敵人不論馬步手中都有燈火，秋月又明，看得逼真。轉眼人馬跑過，林蓉由望筒中看出巴、劉二賊在內，另有幾匹馬上均是女賊，忙將望筒交與野兒一看，說女賊婆蕭五姑師徒全在其內，分明病已痊癒。

公亮心想：女賊蕭五姑師徒業已痊癒，巴賊迎客如此鄭重排場，女賊婆又是一向驕狂自大，剛剛病好，竟會親身出迎，來的這兩個兇人決非小可。照此形勢，賊黨發難必快，石、伊二人年輕喜事，膽又大大，莫如命他二人回村稟告，使大哥、七哥他們早作準備，並免二人冒失犯險，心念一動，立催石、伊二人速回送信。

二人先不想走，後來伊萌見公亮力說：「異派兇人均精劍術，不是常人所能抵敵，便女賊蕭五姑也極厲害。野兒昨夜來時還說她寒熱未退，臥床不起，如何好得這快？我們原定這裡事完，如無警兆，便回村去與眾同樂。如今賊巢來了強敵，不能分身回去，知你二人腿快，還不早點趕回？反正今夜不會與敵動手，更不許你二人深入虎穴，只管守在這裡作什？」

伊萌素敬師長，不敢違背，野兒又聽伊萌之勸，改了前念，只不與老賊婆師徒為敵，別的賊黨全是對頭，早想立功明心。來路途中又經伊萌慫恿，說他受了女賊愚弄，幾乎忘恩負義，不是昨夜巧遇恩師，幾乎被人欺騙一世。又說賊黨如何淫凶萬惡，非殺他除害不可。

野兒天性剛直，竟被激怒，打定主意：到了賊巢，除女賊婆蕭五姑和拜過師父的男女二賊外，無論是誰，見了就殺。原本不想回村，因和伊萌一見投機，最聽他話。

伊萌又在暗中悄說：「婁三叔是尊長，不應違背，何況紅忙力大可惡，如在此地決不讓我弟兄過去。自來門力不行便要鬥智。好在我們都跑得快，且先回去把信送到再趕回來。我們多留點心，不要被牠看破，萬一撞見，你往東我往西各走一面，任牠多大力氣也顧不過來。只不被牠迫上，便可照我所說方法去往賊巢一探虛實，就便殺他幾個狗強盜，立點功勞回去。」

野兒一想有理，剛剛答應，便見西山口一面有兩條紅光飛馳而來，在沿途山崖林木之間連閃幾閃，其急如電，忽似長虹飛墜，不曾再起。跟著便聽樂聲大作，方才過去的人馬燈火重又回轉。

眾人由望筒中仔細一看，為首五騎乃是巴、劉二賊和女賊蕭五姑陪著兩個身材高大的道上，肩上各橫著一條火紅似的亮光，馬後還有幾個原有的凶僧惡道和一些裝束華麗的男女劇賊，在眾賊黨鼓樂花燈前後簇擁之下，一路指點說笑，往莊中從容馳去。一個個趾高氣揚，得意洋洋，笑語喧嘩，和大群馬蹄踏地之聲，震得四山林野均起回音，看去甚是威武。

石、伊二人見此形勢更是有氣，互相使一眼色想往下走。

虎女忽然想起此行往返百餘里山路頗遠，好在暫時還不回去，想令騎虎前往，方喊：「你們騎虎回去可好？」

紅忙忽然把手一搖，趕將上前，朝二人連打手勢，虎女笑道：「紅忙力大身輕，比虎更快，牠要你們坐在牠的兩肩之上送你們回去，這樣走法要快得多呢。」

野兒出生以來，除師父尹公超和昨夜所遇婁公明外從未遇見敵手，方才吃了紅忙的虧，覺著前在大行山中多麼厲害的猛獸均為所殺，不料被這畜生制住，心中氣還未消，又恐被牠管住，不能隨意走動，方氣憤說道：「我們不要牠送。」

伊萌心思靈巧，昨夜盜燈全仗紅忙相助才得成功，看出牠的性情，自知強牠不過，又想試試這東西到底有多厲害，忙使眼色笑道：「由牠送去，更快一點也是好的，師兄不必生氣，且看牠如何送法？」

野兒還想拒絕，紅忙似知二人心意，已走上前去，一手一個，先用怪手抓住二人小腿往上一端，兩臂又腰往旁一分，二人便一邊一個坐向牠的肩臂之上。野兒用力一掙，覺著腿腕被怪獸抓住，好似上了一道鐵箍，休想掙脫分毫。

伊萌又在一旁好言相勸，力說：「紅忙通靈神物，牠的主人是位老前輩，連師父都對牠尊敬，又有三叔、七叔之命，我們莫如由牠，等見過各位師長稟告之後再說。強牠不過，又非仇敵，何苦生氣？」

野兒無奈，只得聽之。

公亮等五人見那麼力大身輕，刁鑽頑皮的兩小弟兄被紅忙一手一個，輕巧巧托向肩上，朝山後來路馳去，月光之下只見一條黑影上面並坐兩人，飛馳山巒林野之間，晃眼成了一個小黑點，一閃不見，端的比飛還快。

遙望賊黨業已過完，鼓樂之聲漸遠，偶然隨風吹到，不靜心察聽已難入耳，知這兩個異派兇人已被迎進莊夫，虎女兩次提議想往兩山交界山崖之上，居高臨下窺探賊巢虛實，均被二虎張牙舞爪橫身攔住。

公亮看出有異，忙道：「四妹你看，白這兩個異派兇人到後，二虎和紅忙始終不曾出聲吼嘯，先前吼聲比平日低得多，其中必有原因，我們冒失不得。好在賊黨並未越境來犯，何必多事？真要前往，也應退遠一些，由你問明二虎心意再說。」

虎女答道：「我們枯守在此多麼無趣。第一天奉命埋伏，敵人影子還未見到，先就膽怯，豈不被人笑話？方才我只聽出紅忙催虎來迎，要我們速退，牠跑得又快，不等細問便趕到這裡，如今我一說走，牠便橫身攔阻，彷彿前面兇險已極，真個奇怪。不是紅忙奉命傳話，我也不會聽牠，既這等說，此時天已不早，我們還未吃什東西，埋伏第二層關口的幾位尚不知賊黨添了幫手。」

「石、伊二人是否通知他們也料不定。好在這裡離安樂洞不過一，二十里，虎行極快，我們索性回到洞中吃上一飽，不必向虎查問，由我騎了虎媽，去往森林尋那老人家求教，豈不爽快明白？省得虎媽有許多話答不出來，你看可好？」

眾人全都贊成，便同起身。趕到中部埋伏之處一看，荊氏弟兄帶了十幾個有本領的村中壯士埋伏當地，望見眾人騎虎回轉，紛紛走出迎住一談，紅忙和石、伊二人並未走過。

眾人覺著此是必由之路，否則繞越森林也可回村，但是路遠得多，又不好走，均想不出是何原故。只得把方才所見一一轉告荊氏弟兄留意，如見妖道、女賊師徒，先發信號旗花告急，不可輕易出手，匆匆交代，便往安樂洞趕去。洞前聚居的土人正在趕制乾糧與西山土人送去，所有飲食也都現成。

虎女覺著當夜形勢可疑，匆匆吃了一點，孤身騎虎往森林中趕去。公亮前聽虎女說林中老人暫時不令往見，連姓名、來歷均不

肯說，也未強著跟去，覺著秦真和公遐夫婦均是初來，自己乃虎女未婚夫，也算主人之一，算計虎女往返必有個多時辰耽擱，閒中無事，便領三人遊玩全景。

公亮剛由崖洞走下，繞往上次吃烤肉的松林之中，偶然回顧，身後跟著兩個手捧瓜果的村女相隨同行，忽想起義女小鳳已三四日不曾見到，前夜和虎女同回香粟村時，走得太急，忘了詢問，今夜又未見人。此女最得虎女憐愛，又感激自己救她全家思德，斷無得信不出相見之禮，何況月光甚明，天氣還早，便是有病，她父母方才在旁也必說起，如何未提？

心念一動，見內一少女拿著一筐剛採下來的梨、棗、肥桃來請四人隨意吃點，人頗靈秀，便接了幾個梨、棗分與三人，笑問：「小鳳如何不見？她平日住在崖洞裡面，莫非是見四姑不在，獨居洞中，膽小不耐，回到父母家中睡熟了麼？」

少女脫口答道：「小鳳福氣真好，那日無意之中去往森林採藥，遇見毒蛇，眼看送命，不料巧遇老師祖將她救去。聽四姑姑說，老師祖業已收她做了徒孫，並還服了靈藥，如今正在森林之中學那越女劍法，再有半月不到便可練成，還要去往巴家莊隨同殺賊，報她昔年祖父被惡奴活活打死的仇恨呢。難道四姑姑沒對你說麼？」

公亮聞言才知林中老人竟是虎女雲萍的恩師雲老人，不由驚喜交集，只不知老人暫時不肯相見，也不回轉安樂洞，獨居森林深處，是何原故。再一回憶，初來安樂洞時為怪獸紅牯所制，幸虎來救才得脫險，看神氣虎與紅牯應相識，後問虎女卻說不知。日前路上同騎途中忽又聽出紅牯吼聲，並還知牠來歷，分明雲老人早就隱居森林之中，還收服了一個怪獸，愛妻先並不知此事。

二虎雖知老人獨居林中，但是不敢洩漏，直到日前師徒相遇，愛妻才知底細。老人只愛妻一個門人，從小教養，最是憐愛。昨日夫妻訂婚，固然彼此均有情愛，老人也在暗中主持，可見意思甚好。這類異人往往神龍見首，不可捉摸。既知是他，何不乘機尋去，向其求救，以免失之交臂？他既肯把愛徒嫁我為妻，當不至於見怪，便和三人商計。

寇、秦二人都是急於相見異人，自願同往。

林蓉笑道：「四妹的恩師對於我們當然不會見外，不過他老人家既有暫時不願相見之言，紅牯蕉葉傳書和四妹的口氣又是那等說法，其中必有原因。去只管去，話卻必須想好，以免四妹作難。」

秦真笑道：「我們作為久候四姊未來，一時無聊，去往森林閒遊採藥，無意之中尋到那裡如何？」

公亮曾向虎女探詢過老人所居途向，笑說：「這樣說法也好。四人一虎，不比伊萌瘦小身輕，可以伏在野兒背上，恐不好騎，命虎引路好了。」

公遐笑道：「那虎大有靈性，如無老人之命，恐未必肯領路呢？」

說完四面一看，另一猛虎已不知去向。同行兩少女說虎女走後不久虎便走開，以後不曾再見。

公亮笑道：「我們就借尋虎為名豈不更好？要去快走，免得四妹已回，途中相遇，被她攔住。」

說完，各人回到洞內，拿了兵刃暗器和土人特製的燈火藥物匆匆起身，照虎女日前所說途嚮往森林深處趕去。